



土地的主人

鄭思編劇 ● 黃力丁作曲

武漢通俗出版社出版
新華書店中南總分店總經售

時間：一九五〇年秋天

地點：太陽埡鄉

人物：

周漢卿（五十多，老長工）

周大媽（五十，漢卿之妻）

周有福（三十，漢卿長子）

周有壽（二十多，漢卿三子）

周有財（十六七，漢卿四子）

胡翠英（十八九，青年婦女）

王 光（三十多，工作組長）

官大旺（三十多，貧農）

曹四爹（六十多，老貧農）

曹步昇（即『草不生』，五十多，惡霸地主）

皮老大（四十多，混入農會的狗腿）

周老六（即臭老六，三十多，偽保長）

男女農民多人

目 次

- 第一場.....風暴
- 第二場.....仇恨
- 第三場.....進退之間
- 第四場.....山林歌聲
- 第五場.....迎擊
- 第六場.....離開了書窩子
- 第七場.....好日子

第一場

風 暴

序曲聲中，幕啓。

深秋的夜晚。何氏宗祠的院牆內，圍牆上的彎彎月掛在樹梢，天上有幾顆疎星，閃閃爍爍。

靠右角，可見祠堂的屋簷、台階、通祠堂正廳的大門，門上的金字匾，兩旁的黑底金字對聯。偏左，有通外面的院牆側門。

院牆裏，有一羣初經串連發動的貧雇農，正在舉行訴苦會，其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大家正浸入沉痛的回憶中，工作同志王光和僱工官大旺，坐在八

仙桌邊，顯然，會議已經進行了很久。

官大旺（會議的臨時主席）：各位父老姊妹們，今天我們貧雇農初次在一塊碰頭，剛才就有好多人訴了何閻王的苦，說着說着，都說得傷心掉淚了！（沉痛地停頓了一會兒）想起來，我們的苦太多了，我們的苦太長遠了！就說在座的這些人，有幾個人不是討米長大的？誰人的家裏，放得有三五天的存糧？……我們苦死累死，何閻王那般東西玩死笑死！（激動地）各人心裏想想看，我們的苦是從那裏來的？我們的苦根長在那裏？

農民一：（沉痛，拭淚）說啊！大家都說呵！誰的肚子裏，不都是裝着一本苦賬；大旺剛才已經把話說明白了，我們的苦，到底是誰給的？這一條一條的老窮根，老苦根，到底長在那裏？

周有壽：長在那裏？還不是都長在何閻王那般東西的身上！

（周漢卿轉過頭來，看了看有壽，父子的眼光碰在一起，漢卿咬着牙，站了起來。）

王光：（注意地）漢卿大伯，您有話，您就先說吧！

（漢卿劃火柴，點燃烟袋，又坐回去了。）

有財、有壽：爹！

漢卿：讓別人先說吧！

（大家都關心着漢卿，見漢卿把話又吞回去了，就交頭接耳地低聲談論。）

曹四爹：（走到漢卿的身邊）漢卿兄弟，你們父子四口人，是兩代的老長工；到今天，我們穿頭的日子望到了，還不該出來說說話！

漢卿：（沉重地）四爹！我周漢卿是個老窮人，受了一輩子苦，吃了一輩子冤枉，在我們太陽埡，那個還不知道？唉！（低沉地）有什麼好說的呵！

四爹：（同情地，俯貼到漢卿的側處）真是，漢卿他們一家人，在我們太陽埡裏，吃苦，受罪，沒過上一天伸頭的日子，王同志，你看，我們都住在太陽埡裏，還沒看見過太陽。

農民二：（嘆息地）太陽，太陽都給惡霸地主一手遮住了！

四爹：太陽埡裏沒太陽，
只因為有個何閻王，
何閻王一手遮了天，
窮人那能見太陽。（第一曲甲）

農婦：太陽埡裏沒太陽，
何閻王滿肚黑心腸，

有理無理三扁擔，

抓丁派款又要糧。(第一曲乙)

農民三：太陽埕裏沒太陽，

何閻王逼租如虎狼，

不管水災和天旱，

逼死老子逼死娘。(第一曲丙)

農婦：太陽埕裏沒太陽，

何閻王一手遮了太陽，

區長鄉長聯保長，

樣樣官兒他都當。(第一曲丁)

王光：大家說得對呀！我們太陽埕裏沒有太陽，就是因為出了個何閻王。何閻王這個大惡霸，把我們窮苦農民的太陽都給擋住了，我們不把何閻王推翻，我們就不能看見太陽；大家現在就把何閻王的罪惡，一樁一樁的來數一數吧！

胡翠英：(激動)王同志，大旺哥，我有話要說！

王光：胡翠英，你講吧！

大旺：翠英，你說吧！

翠英：(站起來，沉痛地含着眼淚)王同志，我是一個大苦人，我的苦處說不完囉！

農婦：(自己同情地拭着眼淚)翠英，慢慢說吧，別傷

心啦！把苦處都數給王同志聽，我們也該穿頭啦！

翠英：（沉痛地唱）

兄弟伯伯聽我說，
我的苦處說不完，
我樹也苦葉也苦，
苗也苦啣根也苦。（第二曲甲）
我生下地來年成荒，
空着肚子跑四方，
受苦的日子長又長，
提起苦來淚兩缸。（第二曲乙）

衆合：受苦的日子長又長，
提起苦來淚兩缸。（第二曲丙）

翠英：那年天旱大災荒，
何閻王逼租兇如狼，
逼得我爹娘團團轉，
奪去一家人度命的糧！（第二曲乙）

四爹：唉，提起那年的大災荒，我們太陽埡的窮人，完
不起租子，上不起課；家家戶戶都是賣兒賣女的，
那一家不是給何閻王逼得東奔西逃，妻離子散！

翠英：我娘生下三個女，
我是娘的么姑娘，

窮人無米養不起女，

想把女兒勒死在床上。(第二曲乙)

衆合：窮人無米養不起女，

想把女兒勒死在床上。(第二曲丙)

翠英：我娘兩眼淚汪汪，

兩手打顫心發慌，

娘呵她不忍心把手下，

哭着丟兒在大路旁！(第二曲乙)

農婦：(悲痛地)唉，提起來真是傷心囉！『虎毒不吃親生子』，那個做娘的，又狠得下心來，肯把自己的女兒親手勒死呢？這也真是被何閻王逼得沒有辦法啦！

翠英：兒在路旁哭啼啼，

爹娘在家淚汪汪，

淒淒慘慘無活路，

娘抱女兒去逃荒。(第二曲乙)

衆合：淒淒慘慘無活路，

娘抱女兒去逃荒。(第二曲丙)

翠英：逃荒三年回家轉，

死的死來散的散，

何閻王他來抽壯丁，

把我的爹又細綁去。(第二曲乙)

有財：(對漢卿)爹，那年翠英他們娘老子逃荒回來，不就住在我家隔壁，何閻王抓走翠英她爹的時候，您不是說過，您還替她們母女求過情，給何閻王踢了幾腳！

翠英：我爹被他細綁去，
一屋大小哭啼啼，
娘呵她急得無主意，
夜半吊死在黑屋裏！(第二曲乙)

衆合：娘呵她急得無主意，
夜半吊死在黑屋裏。(第二曲丙)

翠英：(悲痛地跑到漢卿的面前，哭訴着)大爹，我的苦處，您和大媽，是點滴都清白的。我娘上吊死了，我姐姐出嫁了，那時節，我才三歲，要不是您和大媽一片好心，把我這孤女收養下來，我那能有命活到今天……(號啕)

漢卿：(扶住翠英，悲痛地)翠英，別傷心啦！我……我也真對不住你死去的娘老子，還沒把你帶大成人，(咬牙，心酸)就又給何閻王搶去，頂了死鬼們生前欠下的款子！

(漢卿、翠英悲泣，全場哀痛。)

有壽：（走在漢卿面前）爹！人家說，『地主的心，狼
似釘』。我看何閻王的心，比虎狼還毒呀！

衆：（憤怒地唱）

何閻王他是個大魔王，

苦根那裏生？

苦根那裏長？

全都長在地主身上！（第三曲）

（歌聲重複一遍）

（翠英激動地跑進祠堂去，拿着何閻王的祖宗牌位
走出來）

翠英：（對着何閻王的祖宗牌位哭訴）父老們，你們看
啦！這就是何閻王的祖宗牌位，他們祖宗幾代人，
都是做官做府的大惡霸！他們逼死了我們多少人
命？吸了我們多少血呀？

（憤怒地唱）

何閻王，你好狠的心，

衆唱：你們祖宗幾代人，

那個不滿手血淋淋！

翠英：逼租課，抓壯丁，

害死了多少莊稼人！

衆唱：今天穿頭的日子到，

我們要報仇！

我們要把冤伸！（第四曲）

（翠英悲憤不能立，農婦扶住她）

王光：（強有力地）父老們！胡翠英的苦，也就是我們大家的苦！我們貧雇農民，苦了幾代人，苦了一輩子，我們應該苦連苦，貧申貧，起來報仇呀！

（有壽激動地從翠英手上奪下何閻王的祖宗牌位來，放在桌上，猛地一拳擊碎了。）

有壽：自從來了毛主席，

好比太陽東方起，

農民抬頭見青天，

消滅封建分田地！

大旺：抓任何閻王來鬥爭，

不准他再把農民欺！

衆合：抓任何閻王來鬥爭，

不准他再把農民欺！（第五曲）

王光：大家坐下來，我們來商量商量，看怎樣對付何閻王？

（正當大家坐下的時候，有壽突然跑了出去，喊道：『那裏跑？那裏跑？那裏跑……』有財聞聲亦機靈地趕出去。）

大旺：（走到門口回過身來）大家不要動，看情形，怕是有壞人在偷聽我們的會；有壽有財兩兄弟，已經追上去了。

四爹：有壽有財他兩兄弟真精靈，我們上屋人都沒看見，他兩兄弟就先看見了。我看啦！躲在外面偷聽的，說不定就是皮老大！

農民一：（走到王光的面前）王同志！皮老大是何閻王的狗腿子，真不是個好東西！

（吼聲：『走，進去！走，進去！』有壽有財，推進一個人來，狼狽地低垂着頭。）

有壽：（擦着頭上的汗）剛才翠英訴苦的時候，我就聽見外邊稻草有響聲，原先我還以為是一隻狗，待我走出去一看，果然就是這隻狗！

有財：（氣喘，擦汗）他這兩隻狗腿跑得真快，要不是我繞過去攔住他，就給他跑掉了！

四爹：（走攏去，低下頭來望了望）呵，皮老大！果然是你呀！要聽會，爲什麼不大大方方地走進來呢？

衆：問他，問他，問他來幹什麼的？

王光：你叫皮老大嗎？

皮老大：是的，王組長。

王光：你在外面幹些什麼？

皮老大：報告王組長，我……我沒幹什麼，真的沒幹什麼，我……我也是貧雇農；我……我還是農會的生產委員呀！這，這是大家都知道的！王組長，您，您別誤會啦我，我也是想來參加鬥爭的呀！（大家冷笑）

大旺：見你的活鬼，你想參加鬥爭，你要鬥誰？你要鬥誰？……你說，你說呀！你是不是要鬥我們貧雇農？

皮老大：（嘻皮笑臉地）呃！大旺哥！我們是一家人，可，可不能隨便戴帽子呀！

農民一：戴帽子？誰戴你的帽子？大家說說看，皮老大是不是何閻王的明狗腿？

衆：說得對，是明狗腿！

皮老大：（掙扎）呃！各位父老！可不能亂說呀！可不能冤枉我好人呀。（耍流氓，威脅地）亂說，亂說，要對相的呀！要對相的呀！

農民一：（挺身而出）我對相！

翠英：
有壽：我來對相！

農婦：我對相！

衆：我對相！

皮老大：（隨聲四望，低下頭來，啞然。）……

王光：（嚴厲地）皮老大，你還有什麼話說？

皮老大：（爲羣衆正面的威力所征服）報告王組長，我……我沒有什麼話說！

王光：好，父老們！大家說說看！皮老大躲在外面的稻草堆裏，是什麼用意？

皮老大：（狡猾地）王組長，我……我剛才走到這門口，我……我沒躲在稻草堆裏呀！

四爹：（氣憤地）你還想抵賴！（從他帽上，身上摘下稻草來）沒躲在稻草堆裏，這是什麼？大家看，這是什麼？

衆：（憤慨）細起來！細起來！

四爹：大家別忙！皮老大，我問你，今年春上，你無中生有的誣賴我撈魚撈到何閻王的池塘裏去了，把我的魚捉去了還不說，另外又罰我的款子，打我的人，有沒有這個事？

皮老大：（低頭）有……有這個事！

四爹：呵，有這個事吧？（把頭湊到皮的面前，細看了一番）呵！原來你也是兩隻眼睛，兩塊臉，一張嘴巴；你也是爺娘父母生的！我問你，你的狠處是從

那裏來的？小狗齙的，你也有今天呀！（捋着鬍鬚
走開）

農民一：皮老大，你對我說，『土地改革，富人改窮，
窮人改死！』這是不是你說的？

農婦：是的，他還對我說，『田地都在中農手上，土改
是改中農！這是狗咬狗！』皮老大，這話是不是你
說的？

翠英：皮老大，你對我說：『你們窮人站着也是矮，坐
着也是矮，積極什麼？』這是不是你說的？

皮老大：這… 這……

王光：皮老大！你這些話是從那裏來的？

皮老大：是，是何閻王叫我說的，都是何閻王叫我說
的；其實，我，我是個老實人，我什麼也不知道！

王光：大家說說看！我們應該怎樣對付何閻王？

衆：把他抓起來！把他抓起來！

四爹：要馬上去抓起來，可別給狗腿走了風呀！（唱）

這邊捉了一條狗，

那邊還有一隻狼，

大家動手去捉狼，

莫讓狗腿走了風！

衆唱：大家動手去捉狼，

莫讓狗腿走了風！（第六曲）

大旺：王同志，我們是不是馬上就去抓何閻王？

王光：對，馬上就去抓！共產黨，人民政府堅決替農民
撐腰！抓了何閻王，就開他的鬥爭會！

大旺：好！王同志說了，大家馬上就走！

王光：大旺，你先把皮老大帶走！（對衆）我們馬上走
吧！

（大家蜂擁而下）

歌聲：太陽壘裏起東風，

土地改革鬧哄哄，

農民翻身做主人，

跟着領袖毛澤東。（第七曲）

（周漢卿走在最後，似有所思，沉重地下。）

——幕落——